

對談

從日本芥川賞
到兩報的文學獎

鍾肇政 對談
陳恆嘉 整理
沈慧娟



鍾肇政先生造像 楊熾宏作

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文學獎相繼揭曉了；在聯合報發表了評審經過和得獎作品後，本刊即接到一些來稿，有的是對評審有着意見，有的則對作品提出探討，由於聯合報所披露的評審經過較為公開和詳細，所以意見也比較多，我們選用其中的數篇，作成這個專題。為期國內的各類文學獎辦得更成功，我們又和鍾肇政先生做了這個對談，我們找上鍾先生的理由是：鍾先生是這次聯合報的評審，本身且為一個文學獎（吳濁流文學獎）的主任委員，而且熟悉鄰邦日本文壇的情況，請他就兩報的文學獎和國人熟知的日本芥川賞稍作比較，或許能收借鑑之效。

鍾：我們從什麼地方談起？

陳：就從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文學獎講起吧！

鍾：很好呀！大家都願意拿出錢來獎勵文學。

陳：不太好吧？這是一網兜收，等於於把全年份要登的小說稿一次買齊。

鍾：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呀！小說創作總算也有地方發表。

陳：當然，站在這個觀點，實在也是好事，但是，不是太可憐了嗎？像中國時報這樣拖拖拉拉地發表什麼時候才登完？

鍾：也沒有辦法呀！總比不能發表好吧？

陳：其他的人，這一年也不必投稿了。

鍾：嗯！這的確是問題。

陳：你看今年的水平怎樣？

鍾：不錯，作品大多能寫到實際問題，就文學而言，比較健康。

陳：中國時報今年是初辦，而且獎金比較高，您覺得比之聯合報，他們的成績怎樣？

鍾：這一次很巧的，第二名都是洪醒夫，而第一名都有一個討好的主題，結構却都一樣鬆散，很難說誰的成績好。

陳：不過，您有否感覺，時報好像刻意在求新、求其多樣性。

鍾：好像有這樣現象。

陳：這是否意味着時報那邊的獎，主辦單位的「意願」比較受尊重？

鍾：這我不知道呀！怎麼想到這個？

陳：我認為這一點很要緊，它會影響整個評審的結果。我追問這一點，主要還是我覺得

得獎作品的未盡理想。

鍾：文學藝術有很強的主觀性，所以要盡如人意很難。你實在不必那麼在乎，日本的芥川賞作品也並不是人人滿意，而著作也並不是每一個都成為文壇祭酒，得到這個獎而仍在文壇出頭的十不得五，這十分之五，其中又差不多有一半在寫通俗小說。

陳：但最少，日本目前的文壇大將可以說都是得芥川賞出來的吧？我是期望我們的文學獎也能造成這種氣候，如此，這個活動才有它積極的意義。

鍾：那還要看將來的情形，在目前，這個獎的積極功用是還談不上的，但消極的意義倒有一點。

陳：？

鍾：積極的就是指真正發掘出大作家，給文壇什麼貢獻，至少有待將來的事實來證明。消極的就是製造新聞，使讀者好奇，多少可以推廣文學到他們中間去。

陳：積極效益不彰，不是很遺憾的嗎？您以為，為什麼發生這種現象？

鍾：主要是我們的文學獎不像前面提到的芥川賞那麼有權威，我們的文學獎歷史太短。陳：我看還不只是這個原因吧？日本的芥川賞的權威性不是一開始就建立的嗎？

鍾：日本的芥川賞的設立之初的情況和我們的情況相差很多，芥川賞設立的情況是這樣的：芥川龍之介在日本的文壇固然崛起得很快，但是在死前，他的聲望却已在沒落，以致在有一家出版商和他商洽出書時，芥川本人竟對銷路毫無信心，他問出版商，他的書出來時，可賣多少部？書商撥了半天算盤，這才告訴他可以賣三千部，他竟高興得不得了，後來，他就自殺了，芥川的自殺成為一個社會事件，給日本的社會極大的震撼，所以，後來芥川的全集出版時，又造成極大的轟動，第一集出版時

，聽說東京等大都市的書店都大排長龍，芥川的文學地位被抬到無以復加地高。於是爲了紀念芥川的芥川賞於焉籌設，而負責人的菊池寬在當時的日本作家中，又有着領袖文壇的崇高地位，由他來籌設，更是相得益彰，第一屆的芥川賞於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）選出，得獎者是石川達三；著名的破滅型作家，也是自殺身死的太宰治還是第一屆的落選者呢！

陳：如此比起來，我們的各種文學獎——不單是這兩報的文學獎——簡直是先天不足了。

鍾：對！我們的文學獎認真說起來，並不是一個社會事件，一個得獎人在得獎的前後，實在說，並沒有什麼不同。日本的芥川賞的得獎就不一樣了，他會造成社會的轟動，作者可以一夜成名，全社會的人都會認識他，文壇更不必說了，多家雜誌相繼來約稿。談到日本各報刊的約稿情形，真是不得了，他們爲了約到稿，各雜誌間的競爭激烈得讓人都想不到，他們派有專人釘梢，這釘梢的人必須研究各作家的鉅細習慣，摸清脾氣，而且必須看得懂他的字，必要時，還要幫他抄寫或打字。

陳：也就是說，得獎的作家，他立刻可以成爲職業作家了。

鍾：差不多是這樣，因爲他必須應付各雜誌的索稿，自然必須辭去工作，專心寫稿。

陳：而且又有一筆獎金。

鍾：不！他們的獎金才三十萬日幣，而且還是副獎。

陳：噢！三十萬日幣，折合臺幣不過四、五萬元左右，比我們還少呢！可是，他們的正獎呢？

鍾：正獎只是一個鬧鐘。

陳：哦！這倒有意思，一個鬧鐘表示什麼意義呢？

鍾：我也搞不懂，叫你珍惜光陰吧？

陳：嗯！芥川死前寫過一篇叫「齒輪」的小說，聽說那時他已經神經衰弱，經常在耳際

——其實是在腦裏聽到有齒輪絞動的聲音，莫非那聲音就是鬧鐘的滴答聲？

鍾：這我就知道了……他們的獎主要的鼓勵不在物質、獎金，而是獎的權威性，給作者帶來的榮譽，以及由這榮譽所附帶而來的利益。

陳：他們的評審情形怎麼樣？比如說評審制度等等。

鍾：詳細情形我也不十分知道，但是，他們也爭得很厲害就是，不過，由於他們是由半年中已發表的作品中去選，所以進入決選的篇數較少，較不會發生紛歧。

陳：從已發表的作品去選，有沒有限制是發表在哪裏的？

鍾：倒沒有明確的限制，但是一般都是一些同仁雜誌。所謂同仁雜誌就是一些非大眾性的非營利雜誌，是一些有志文學的人、尤其是年青人自己出資、印行，發表自己的作品的雜誌，在日本這種雜誌據我所知，每月都有二——三百種新刊出來。芥川賞評委會是日本文學振興會所屬一個常設的機構，經年的展開選拔的工作，一定要有個常設的機構才行，而且要經常地、實際地、認真地去做，比如說，他們就在「文學界」這本雜誌上開有「同仁雜誌評」的專欄，請各同仁雜誌每期寄三本到該社，由該社聘請專人加以評論，並擇優轉載，在日本，一個新作家的作品被像「文學界」這種大型有名的雜誌轉載，他們都引為莫大的鼓勵和光榮，每屆芥川獎，這些被轉載的作品，機會特別大。

陳：對！我也以為這種長期地、實際地、認真地做，才是真正紮根的工作。

鍾：他們還有一個很好的傳統，那就是：芥川賞發表的同時，在「文藝春秋」上轉載該受賞作，不單如此，在同月份的「文學界」，一定發表該受賞人的受賞後的第一篇新作，而且很快結集出單行本。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，我們這裏，受獎人的獎後首作似乎很難產生出來，甚至受獎後，就沒有作品出來了。

陳：可是，如果那篇作品是很壞的作品呢？也發表嗎？

鍾：也發表，事實上，也不致於太壞，起碼的水準一定可以維持的。

陳：這是因為他們的得獎者並非是平空冒出來的吧？因為他們的作品不是臨時徵求來的，這些同仁雜誌作者，有的已經有很久的寫作經驗了吧？

鍾：是啊！有些事實上在圈子裏已經大有名氣了，近年，甚至有的已有作品在第一流的文學雜誌發表，這也就是說，這些文學雜誌近年來也打破慣例，在大力提拔新人，所以最近好多屆的芥川獎作品，同人雜誌上的已經很少了。

陳：由這一點，來看我們的文學獎，您有否覺得我們的文學獎這種徵求的方式是比較不妥的方式？

鍾：不！採用這種方式的，日本也有不少，例如各種文學雜誌都有「新人獎」，好比「文學界新人獎」、「羣像新人獎」等，都是每年辦兩次，也都是徵求原稿的。

陳：那麼芥川賞的獎勵宗旨何在？

鍾：獎勵新人啊，事實上，這新人的定義也很難下是不是？

陳：嗯！您是否覺得像中國時報那樣的推薦獎是最好的獎勵方式？

鍾：當然，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。中國時報的推薦獎頒給宋澤萊，這是一個相當完美的結果。不過我也認為宋澤萊這樣的作者就是沒有這樣鼓勵，他也不會不斷寫下去

，倒是這兩報的微獎有一個好處，他們給一些一直想寫，但沒有特別的催促力量的人一個激勵，他們受到獎金的鼓勵或許會存着權且一試的心理拿起筆來就寫，說不定，這一篇就得獎了，說不定，這一得獎，他就走上寫作的路子，我們文壇就真的多了一位新人了。

陳：可是，可慮的是：目前的情況似乎是一得獎，我們的文壇就失去一位新人了。

鍾：這要看得獎後，我們如何來對待這些得獎人，比如說這一屆張子樟得獎，他是百分之百的新人，我就趕快跟他連繫，邀請他在我編的民衆副刊上寫稿，我聽說他也來我辦公室找了我兩三趟，因為不湊巧，到現在都碰不到頭，我很耽心，這也許成爲他的一個契機，如果聯合報不找他，他寫了稿又被退，我跟他連繫又機緣不湊巧，也許他就洩了氣不再寫作了，這是很有可能的。

陳：您是否覺得，除了這些獎後的措施，選獎時的獎前的舉措也很要緊。比如說獎勵宗旨的充分認識和堅守等等。

鍾：那當然，芥川獎是獎勵新人，他們是相當堅守的。

陳：我的意思是：在他們評選時，有沒有注意到這位作者的文學潛力？

鍾：當然考慮，而且十分注意。

陳：那麼，在國內，你在評審會上，有否感覺到我們的評審也很注意這個問題。

鍾：這倒沒有。

陳：也就是說大家只是就評審的單篇作品加以審查。

鍾：是這樣，因為也只有這樣，沒有別的方法。芥川賞的作者多半有案可稽——也就是他已經有了其他的作品可以被考查，而且是公開的，國內的甄選獎則講究秘密、公

平，候選作品被送到評選人手上時，作者名字是被塗掉的。根本就無法考察他的「前科」。而事實上，也不必考慮太多。

陳：當然，如果設獎當局無意於此，也就無須這樣費事……

鍾：而且，我還是認為作家是天生的，從單一作品，還是可能考量出一個人是不是可以是一個作家的。

陳：是看得出來寫作的潛力，但是，這還是一種偶發性的，並不十分可靠，我始終感覺我們的文學獎的評審是妥協的結果，而非爭議的結果。此所以最後得獎的是最沒有問題、但却也是最平庸的作品。

鍾：這也很難說，事實上評選的本身就很難，在「競選」中，一個評審的「助選活動」——即他對他贊成的作品的優點的陳述和反對的作品的缺點的指摘——對其他評審的影響力很大，往往使得其他評審放棄自己當初選的作品，而這些優劣，有時確實是評審人先前未曾發現的，這應該不能算是妥協。

陳：我想，有一件事情是必須更進一步澄清的，一般是說獎勵新人，可是，我們發現真正新銳的人才，往往在最後被捨棄。所以，是否一個文學獎的設立應該更明確劃分：是獎掖一個人呢或是一部作品？

鍾：這有分別嗎？

陳：獎掖一部作品或許更能够把真正有創作潛力的作家發掘出來。因為就獎掖作品為宗旨而論作品，一件作品它的新銳性會更被重視，重視作品的新銳性，真正有震撼力的作品的小疵，比較不會被視為該作品的致命缺點。這一次，在評審會上，有沒有發生路線的爭執？

鍾：沒有，沒什麼好爭的啊，都是「鄉土」作品。

陳：是啊！如何叫一個作者不寫他的生活、他的生活環境？如何叫作家不愛鄉？蘇俄甚至以不給他鄉土之愛做為對索忍尼辛的處罰，對一個作家而言，這種處罰比處死還要殘酷呢！您是否覺得：今天我們的鄉土文學、現實主義文學，其實也就是寫實文學？

鍾：確是如此。大體而言，評審委員有他本身的「限」，比如說他的學具、出身、經歷、素養等，可能使他只能感受某些類別的作品，別的作品則不能感受，你自然沒辦法要求他肯定該作品的好。不過一時的時局也有可能左右評審的觀點，芥川賞諾貝爾獎都不例外。比如說佐藤執政末期，全國上下都關心琉球「回歸」問題，當年的芥川賞結果是落在一位琉球作家身上，因為他所寫的正好又是琉球人跟美軍的問題。

陳：但是寫實主義無疑的，從來就是文學藝術的主流，其他流派不過是岔出的支流吧了，河流流着，它終於會將薄軟的流走也會沉積豐厚的泥土，而支流如果不是在內陸消失，終於要在某處又匯入主流的。這一次兩報的得獎作品八成是「鄉土」作品，就是比論爭更好的肯定。

鍾：所以說創作是最重要的，只要能鼓勵創作，怎麼樣都可以，所以不管怎樣，獎還是要多設，獎設多了，角逐的人就多，創作風氣就會旺盛起來。各個獎之間各具特色，而且互相競爭，慢慢就可以建立起各自的影響力了。